

李淳

八二三參戰訪談紀錄

陳東龍◎採訪記錄



李淳

- 民國二十一年生
- 北平市人
- 民國三十年七月隨軍來臺，四十一年考入海軍官校四十四期。
- 畢業後在陽字號及太字號艦艇見習，半年後派往艦艇任槍砲官。
-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奉調金門海軍聯絡組聯絡官。

- 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調回海軍官校任槍砲教官。
- 民國五十年以海軍上尉軍階退役後至商船公司服務至民國八十年。
- 民國八十九年安置板橋榮家。

「一個砲彈打下來，那人的背就像被墨水點花了一樣，整個背就像是撒滿了芝麻，當場死在我眼前。」在年高七十六、退役海軍上尉李淳回憶起五十年前八二三金門砲戰時，戰場上那殘酷的生死血淚，平淡的語氣中仍顯得沈重而寫實。

李淳是東北瀋陽人，民國二十一年出生，十四歲離家，輾轉前往北平，並在北平念了二年高中，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民政府來臺。民國四十一年考取海軍官校四十四期，畢業後在陽字號及太字號艦艇見習，半年後派至艦艇擔任槍砲官；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十七日，李淳奉派前往金門陸海空軍作戰指揮中心擔任海軍聯絡官，原訂任務時間為期半年。

李淳回憶指出，那年八月二十日蔣總統到金門前線視察，把時任金門司令胡璉臭罵一頓，因為胡璉當時把運往金門一年的戰備存量，全拿去整修太武山下的翠谷蓮花池，還在池中間修整出一間「小白宮」，把小白宮前的水泥橋做成單行道，一點都不符合戰備規定。（編按：此為受訪者個人意見，真實情形待考。）

小白宮位處山凹處，有自然屏障，背山處則架設許多砲臺對準大陸。李淳說，兵不厭詐，十三日之後，共軍開始有些零星砲擊，我方則是對方一有砲擊，我方就以「相對」火力回擊，像是演習一般，打完砲臺就收回。

孰料，這一切不過是中共方面的假動作。李淳說，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二十三分，當時正好是晚餐時間，很多人還打著赤膊在吃飯，砲臺處只有一門砲備戰。共軍的砲彈，就在此時一如雪花般密密麻麻地打過來，我軍當時措手不及，碉堡外頭煙霧瀰漫，連隔壁五十公尺處的美軍顧問團都看不清了。那一天，我方被炸死了了很多人，李淳預估光是砲戰的頭一天，就有近二千人死傷。



▲李淳年輕時意氣風發的戎裝照。



▲「轟雷計畫」期間，官兵搶搬戰備工事鋼筋，由於金門地域潮汐漲退時差很短，圖中可以看到通用登陸艇因退潮而距離岸邊一段距離。

談到這一段，李淳激動地說，當時共軍砲火猛烈，砲聲大到用手摀耳朵都擋不住，必須用手臂把肉嵌進耳朵裡才行，他躲在床下，還被碉堡外頭的砲彈炸到震昏三次；當時許多正在小白宮開會的高階將領全部從左邊往外衝，結果一顆砲彈正中小白宮的水泥橋，一炸炸死三員將軍，胡璉衝進山洞碉堡時，手臉也全都是傷。

之後戰事持續緊繃，整個局勢一直到那年底才趨緩。「你很難想像，那時候十天才去上一次大號。」李淳說，「根本不敢上廁所，因為蹲在那，褲子都還沒來得及穿上，砲彈就打來了。」
「當時還不斷地目睹一個相同的場景，就是褲子穿一半，想躲進碉堡，卻被空炸彈擊中，背上像撒了芝麻一樣，死在你眼前，或者是被砲彈碎片擊中受傷。」「當然也有好笑的，像是大家一起



▲國軍英勇戰士冒著浪濤導引登陸艇上岸搶灘。

利用砲擊的短暫停火片刻去上大號，但大一半共軍砲彈又來了，所有人連滾帶爬擠著躲進碉堡，跌成一團，但因褲子沒穿，有人就在推擠中，用頭幫別人擦屁股，臭死了！」

八二三之後，為了減少傷亡，並因應中共移防砲兵直打翠谷，上級下令值班時間延長。當時我軍受到美國支持，「你受到什麼攻擊，美方就用什麼武器支持你。」因此小白宮指揮中心旁的美軍顧問團，將砲彈碎片送到美國華府，確認是八吋榴砲（編按：實際上為一五二公厘砲彈），立即決定支援臺灣相同的八吋自走榴砲，於是我軍研議破解共軍砲火封鎖線，展開「轟雷計畫」、「閃電計畫」等，將砲彈武器物資補給，成功運進金門戰區，確保作戰能量。也因當班執勤，李淳負責執行這兩項計畫任務，備受美方代表稱讚，並記了大功。

「轟雷計畫」主要是運送八吋自走砲進入金門陣地。李淳說，因半夜砲打得少，所以順著潮汐，船都在夜裡搶灘，但砲車一開上沙灘就陷住，於是工兵用鐵皮舖在沙灘上，才順利把砲車及砲彈運到陸地上，「那時金門的馬路修得比現在的高速公路還要好，砲車走在陸地上，就像是坦克車經過似的發出巨大聲響。」

至於「閃電計畫」，則是負責物資運補。李淳指出，就在金門料羅灣外十八浬，剛好是在中共火砲射程之外處，從登陸艇上載運物資上岸。為了避開煙硝彈雨，李淳說，一開始用「水鴨子」LVT部隊來搶灘，「因為當時砲彈打得像是稀飯開鍋一樣密布，可是就是打不到水鴨子，現在想起來實在有點神奇。」一靠



▲ 在對空機槍哨的掩護下，岸勤官兵搬下罐頭等食品。

岸，岸上工兵就馬上搬貨運補，成功地讓金門地區軍需民用，不虞匱乏。

但計畫三天成功之後，改用LCM，可載運達五十噸，人也可以一起運，船到金門料羅灣，人就可以上岸。結果有位大廚搭著LCM跟一整船的麵粉一起上岸，沒想到LCM被砲彈打中，「看到大廚時，是一個白色麵粉人，一臉的驚魂未定。」

李淳說，當時作戰指揮中心有位五十多歲的陸軍少將總協調官，長得高大挺拔，下得一手好棋，對海軍人員非常好，常說海軍反應比其他軍種官兵都好，所以考績給海軍相當高分，一度引發其他軍種官兵的不滿。（編按：當時的火力總協調官為第十軍副軍長宋邦緯少將，是否為李淳先生所述之同一人，待考。）



▲ 在砲火稍歇之際，陸軍岸勤官兵一擁而上，將一包包的白米由「中榮艦」（LST-210）上搶搬下來。

因為參與了兩計畫的執行，李淳在總協調官的肯定之下記了大功，不過，最後卻因其他長官的一念之差，與「寶鼎獎章」失之交臂。

參與八二三金門砲戰到與獎章無緣這件事，對李淳接下來的人生路，造成莫大的影響。他說，當時職業軍人依規定是不可退役的，死了，國家埋了你，少了一條胳膊一條腿，政府養你，但眼睛不行了，就可以退役。於是李淳申請了退役，直至二年後，民國五十年終於如願從海軍官校槍砲教官一職退役。

退役後的李淳，即當上商船船長，薪水是一般人薪水的十六倍，沒想到這一做就是十八年。由於走船，所有收入根本「無處可花」，有了積蓄後，與兩位生死交的同學一起開設船務公司，一做又是十五年。

李淳形容，做船務就像抽鴉片一樣不會膩，一週做七天每天做二十四小時，但就在做船務做到第七年的時候，有天他爬上大樓十樓頂往下看，心想跳下去之後會是什麼姿勢？同學一聽他有這念頭，馬上點醒他得了憂鬱症。於是李淳自我放空三個月，公司還因此差點倒閉。

孑然一身的李淳迄今未婚。李淳說，決定不結婚，正是因為體驗過戰爭的無情。

李淳十四歲離家，從瀋陽、天津到北平，因為時局正亂，二年後又從北平到青島，「那時每天走路，人群綿延在鄉間小路，遠看就像是辮子一樣。」當時一起上路的，有一對就讀北京大學的年輕夫妻，



▲ 現在的李淳，心平氣和地陳述當年翻天覆地的砲戰。

小孩高燒不退，路上有人就大喊「有沒有醫生？」沒想到有好多位都是，有人來幫孩子量溫度，但就是沒有一位醫生身上有退燒藥，結果大家就眼睜睜地看著這孩子死掉。

那時是三月天，天候正冷，泥土也結凍了，用手挖不動，最後用石頭把孩子給埋了。由於大家要繼續前進，這位父親拉著母親離開，但這母親哭著不肯走，還大叫一聲，「那是覺悟的悲痛聲。」李淳說，那聲音迄今還留在記憶裡，也因為這個淒厲的叫聲，讓他下定決心不結婚。

因為未婚，膝下無子，李淳一直視兄弟之子為己出，出錢出力栽培姪子攻讀學位，也幫助已過世的兩位事業夥伴的妻小，在美安頓妥當，自己則獨居臺北北投。「我是一位怪人，可能是唯一一個沒有看過榮總的退役軍人。」幾年來高血壓、心臟疾病、高血脂、高膽固醇、攝護腺、長骨刺等疾病通通找上門。

直到有一天，從北投走下山，突然耳神經不平衡，一天要吃五十幾粒藥丸，之後從住家走下樓到對街小診所，才三分鐘的路卻走了三十分鐘，這才終於承認自己一個人顧不了自己了，於是到榮家安養。

開放大陸探親之後，李淳曾回老家，在爺爺墓前報告。他說，這一生過得很平穩，經歷八二三砲戰仍能活下來，已是萬幸；跑船時，沒有家累沒有牽掛，海闊天空；來到榮家，每天平淡的生活步調，和大家唱唱歌，做做運動，這一切的一切，他都感恩，戰火的記憶，就留在五十年前的那個當下吧。